



# 送蜜桃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 目 录

- |                  |            |      |
|------------------|------------|------|
| 送蜜桃 (鼓詞) .....   | 楊善元        | (1)  |
| 赶慢車 (乐亭大鼓) ..... | 張棣華作、朱學穎整理 | (8)  |
| 鬧場院 (河南墜子) ..... | 路 丁        | (14) |
| 挖菜窖 (西河大鼓) ..... | 趙慶雄        | (26) |
| 借搖車 (唱詞) .....   | 王 魏        | (39) |
| 愚公移山 (唱詞) .....  | 王 魏        | (48) |

# 送 蜜 桃

(歌 词)

楊善元

說的是紅日東升樹影儿搖，  
拒馬河兩岸稻花飄。  
山青水秀人欢笑，  
小河水流过了跃进桥。  
有一位老大娘在橋上走，  
只見她脚步匆忙兴致高。  
她渾身褲褂一色藍，  
有一块羊肚子手巾把头包。  
挎着一个竹籃子，  
在里边装滿了紅裂了嘴的、甜似蜜的、毛茸茸  
軟乎乎的、半斤一个的大鮮桃。  
这位大娘本姓劉，  
家住在东山公社劉家橋。  
她一不是走亲去串門，  
二不是把出了嫁的閨女瞧，  
她是代表社員的一片心，

进城去看望县长姚振彪。  
您要問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段故事听俺从头学。  
姚振彪常常下乡参加劳动，  
差不离都住在东山公社刘家桥。  
他进村来放下背包拿鋤鎬，  
撂下粪筐就要担水筲。  
一到那日落深山天色晚，  
他又找社員嘮嗑真热鬧。  
聊一聊哪家生活最节约，  
勤儉持家数得着；  
說一說哪块地應該把茬倒，  
怎么样倒茬庄稼产量高；  
比一比誰的文化学得快，  
写信讀報还能把书瞧；  
唱一唱小曲家乡調，  
歌頌模范表英豪。  
不几天就跟社員們混熟了，  
社員們不叫他县长叫老姚。  
社員們有了什么心里話，  
都願意对着老姚往外掏。  
这一天他拾粪来到果园里，  
只見社員正在嫁接大蜜桃。  
姑娘們直叫他“姚大伯”，

那上年紀的社員一連声地叫老姚，  
 “你熟悉这一片荒沙崗，  
 兔子不臥，鳥兒不搭巢，  
 咱們同心協力改造土壤，  
 这才樹木葱蘢改了面貌，  
 再過兩年你來看，  
 請你吃蘋果甜梨大蜜桃。”  
 老姚哈哈大笑說：“要吃桃子先栽樹，  
 想多結果子還得勤把水來澆，  
 你們哪一位當師傅，  
 收我這個徒弟把技術教？”  
 姑娘們說：“拜師傅您去找劉大娘，  
 她是咱們技術員手艺實在高。”  
 劉大娘站在一旁微微笑，  
 叫一聲“老姚，你聽着，  
 前幾日你挑了一天糞，  
 昨天又去把地澆，  
 可你年紀大來身子骨兒弱，  
 千萬不要累壞了。  
 再一說你是一縣之長責任大，  
 怎能叫你為咱栽蜜桃！”  
 老姚開口叫聲，“振興嫂，  
 想吃桃就得用汗水澆。  
 咱新社會干部勞動是本色，”

能工作能鋤田能担又能挑。  
咱毛主席領導革命多辛苦，  
他还到十三陵水庫挖土使铁鍬！”  
刘大娘連說：“好好好，  
我算說不过你大老姚，  
你这个徒弟俺收下！”  
老姚連說：“我就拜見师傅振兴嫂。”  
后来老姚亲手嫁接十棵树，  
棵棵成活长得壮又高。  
从此后每逢到了星期日，  
老姚准到刘家桥。  
到了果园就和社員同劳动，  
施肥除虫又把水来澆。  
說話間三四年时间过得快，  
刘家桥的果园更换新面貌。  
現如今一行行桃树开花結了果，  
密得如同蒜瓣条，树枝儿也被压弯了腰。  
社員們摘桃想起种桃的人，  
个个都念叨起县长大老姚，  
都說他带头劳动意义大，  
鼓舞着社員們干勁高；  
都說他來的时间不算长，  
刘家桥的改进真不少。  
今年他又到別村去劳动，

不知他近来的身体好不好?  
何时他能来到刘家桥，  
尝一尝他亲手栽下的大蜜桃。  
因此上，社員选出刘大娘，  
代表大伙进城看老姚，  
礼物虽輕情意重，  
就带一籃大蜜桃。  
以往的事儿不多表，  
回头来再唱一唱大娘看老姚。  
刘大娘一路走来心欢笑，  
过了十里庄、五里鋪，又过了跃进桥。  
到了县城瞧一瞧，  
大街集市好热闹，  
顺着大路到了县人委，  
进门就要找老姚。  
老姚一見刘大娘，  
真好比久别的亲人来把他瞧。  
刘大娘一見老姚的面，  
滿腹話儿不知先从哪儿学：  
“老姚哇，今年咱村里庄稼好，  
丰收在望产量高，  
你接的那桃树結了果，  
社員們說多亏你县长大老姚。”  
老姚說：“不，那是多亏了毛主席，

他給咱指出光明路一条！”

大娘說：“閑話少說吃為正，  
先嘗嘗你接的大蜜桃。”

這一籃子蜜桃代表社員們一片心，  
老姚他心情激动如浪濤，  
从今后咱更要忠心為人民服務，  
為群眾為農業不辭辛勞。

想到这儿又把大嫂叫：  
“多謝社員們的情誼高。

我嘗兩個桃子就够了，  
可不能一籃子全擣着，  
您還是把它帶回去吧，  
這是大家的劳动果实咱不能多要。”

劉大娘一聽心不悅，  
“老姚，你不收下我不饒，  
蜜桃代表了社員們的心，  
你不收我回村里怎開交。”

這一“軍”“將”得老姚沒話說，  
急得他直撓后腦勺。

哎，他眼珠一轉有了門兒，  
忽然一計上眉梢，  
說了聲：“老嫂子，蜜桃我收下，  
社員們情意我記在心中忘不了！”

大娘聽罷開顏笑：

“得，老姚，早該这么着！”

刘大娘在老姚家吃了饭，

下午就带着喜讯儿回到刘家桥。

刘大娘回村咱不表，

回头再说这篮大蜜桃。

后半晌县医院的病房里，

忽然收到了一篮大蜜桃，

送桃人附上了一封信，

写信人就是姚振彪，

上面写：

“东山公社刘家桥，

荒沙岗里结出大蜜桃，

请你们大家尝尝鲜，

增进健康把病消，

祝你们早日病体好，

再到生产战线上立功劳。”

这就是送蜜桃的书一段，

老姚热爱劳动的风格高。

# 赶慢車

(乐亭大鼓)

張棣华作 朱学穎整理

月儿西沉树影儿移，  
 阵阵晨風吹透衣，  
 金鸡报晓天将亮，  
 阳关大道行人稀。  
 从东边来了大車一辆，  
 哟！風馳电掣行得那么急。  
 赶車的人是那王老汉，  
 你看他捋着胡子不住的笑嘻嘻。  
 因为他得了一个外孙子白又胖，  
 因此他起早进城前去看闺女。  
 老汉心急嫌車慢，  
 拉起了缰绳喊得那么急：  
 (白)“驾驾！嘚哩喝！”  
 枣紅馬就像通人性，  
 翻蹄亮掌它奔了正西。  
 大車好像是离了弦的箭，

胶皮轆轤跑得快，它真像是不沾泥。  
 老汉他赶了一阵四下看，  
 有一个人在前边儿把那自行车子骑，  
 这个车子骑得可真叫慢，  
 就跟那拉车的不差分厘，  
 车子越慢越不稳，  
 从后边看着怪悬的。  
 王老汉一看心里头就有气：  
 “哼！这是谁呀？喝醉了酒为什么还把  
 车子骑！  
 这要是过桥栽到河里去，  
 不喝上几口水，也得弄上一身泥。”  
 紧抽两鞭追到前边把他看，  
 啊！原来是县委的李书记。  
 只见他的胡子老长没有剃，  
 裤子和布鞋上还有点儿泥，  
 一抬头看见了王老汉，  
 满脸的倦容啊，他又笑嘻嘻。  
 王老汉他招呼了一声把车子放慢，  
 不由得心里暗寻思：  
 “这些天防汛修堤紧张得很，  
 李书记又指挥来又挑泥，  
 日出干到那太阳落，  
 天黑干到那月儿偏西，

只干得滔滔洪水隨人意，  
 只干得百里长堤与天齐。”  
 想到此又是疼来又是怨，  
 說：“李書記呀！我可得狠狠地把你批，  
 你整天的就知道把別人照顧，  
 你可为什么对自己的身体一点儿也不  
 爱惜？

我对你就是有这点儿小意見，  
 如果你再不改我就報告你們上級。

眼下你是不是回到机关去？  
 来，赶紧上車我把你捎到城里。”

这位李書記，他拍了拍胸脯，挺了挺腰板  
 儿，裝得很神氣：

(白)“哈哈！老大爺，誰說我沒休息好啊？  
 您要是不信咱們俩人比比高低。

这儿离城只有五里地，  
 你赶牲口我騎車子，看誰搶先誰得第  
 一。”

老汉說：“你別再来瞞哄我，  
 我的眼睛有点儿花，可沒糊着泥，  
 来，叫你上車呀，你就得把車上，  
 在这儿啊，可就得听我的。”

他說着話夺过来自行車捆在大車上，  
 “書記同志，你再想騎車呀，嘿嘿，那得到

城里。”

李書記一看只好把車上，  
 老大爷的美意他怎么能够再推辞。  
 你看他将身躺在車廂內，  
 馬蹄兒踢踢踏踏車身子往前移。  
 車輪滚动車搖晃，  
 只搖得这位李書記他的眼皮碰眼皮。  
 不大一会儿呼噜呼噜鼾声起，  
 王老汉扭回头来看書記，  
 輕輕脫下他的小棉袄，  
 就往那李書記的身上披。  
 松手放开馬繮绳拍着馬背，  
 暗对着牲口把話提：  
 “馬呀！这些天書記难得睡好觉，  
 咱們赶路千万可不要急，  
 你慢慢的走来我慢慢的赶，  
 你走的越慢我越欢喜。  
 高抬蹄子輕輕的落地，  
 不要顛、不要跳，也不要調皮。  
 树桩子、墙根儿你可別碰，  
 渴了餓了你也別嘶啼。  
 坑坑洼洼的你可得繞着走，  
 你要是顛醒了書記我可不依。”  
 行行走走天过午，

紅日偏西树影儿移。  
忽然間李書記他翻身坐起，  
用手揉了一揉他的眼皮，  
王老汉忙把書記給按住：  
“躺下，安心睡觉要保证休息，  
老汉我絕不会走錯路，  
进了城再叫你何必着急。”  
書記問：“現在离城还有多远？”  
老汉說：“不到四里也差不离。”  
“啊？走了半天才走了一里地，  
这样的慢車可真叫出奇。”  
“哈哈！你說慢来我还嫌快，”  
“好啊，照这样赶进城得到了夜里。”  
“我問你剛才睡得怎么样？”  
“嗬，这一觉可解决了大問題，  
虽然說睡的时间不算大，  
可胜似休息一个星期。  
老大爺，咱們得赶快进城去，  
耽誤了你的事情那可不相宜。”  
老汉聞听說：“好好好，  
我知道你的工作忙，時間是宝贵的。  
要赶快車那还不容易，  
老汉的技术并不低。”  
說着話鞭子一揚啪啪响，

这辆大車由慢变急。  
轉眼之間来到城里，  
李书记回了机关，老汉去看閨女

# 鬧 場 院

(河南墮子)

路 丁

太阳出来照山洼，  
 山洼里有一家好人家。  
 前二年就是他夫妻俩，  
 打去年添了个娃娃就成了仨。  
 大嫂子名叫李近秀儿，  
 大哥姓田叫田大发。  
 都說他两口儿挺相配，  
 說起来也真是不差啥：  
 田大哥今年三十岁，  
 田大嫂打罢新春二十八，  
 俩人的年紀儿不差啥。  
 田大嫂是个中等个儿，  
 田大哥比她略高大，  
 俩人的个头儿不差啥。  
 田大哥能看報紙会写信，  
 田大嫂也能把笔拿，

倆人的文化不差啥。  
 田大哥种地是能手，  
 庄稼活路儿顺手抓，  
 犁就犁，耙就耙，  
 播撒种不离把，  
 打就打，轧就轧，  
 揭场更是老行家。  
 大嫂子是他的好帮手，  
 能生产来会管家，  
 論裁剪，数着她，  
 能織布，会紡花，  
 割砍刨鋤都能干，  
 烧茶煮饭不算么，  
 倆人的本領也不差啥。  
 夫妻两个多恩爱，  
 人家好的可没法啦。  
 白天里双双去生产，  
 到晚来，回了家，  
 嘻嘻哈哈的逗娃娃；  
 大嫂子去走娘家都不过夜，  
 田大哥要是有事出門子，不論早晚也得  
 赶回家。  
 大嫂爱穿戴，  
 大哥体諒她，